

# 分手后俞可可查出了宫外孕

10



胡震生 著  
五洲传播出版社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谢正是世界顶级企业 MBI 的金牌销售,已连续多年单单不败。殊不知,突如其来的 MBI 和远想的世纪大并购,却在他升职的关键时期发生,这使他不得不跳到最新成立的部门,一切从头开始……

本书作者自己就是 IBM10 年的金牌销售,他在书中详尽披露了 IT 界的商业操作手法及相关内幕,细数职场中的“徽章”和“伤疤”,其中不少销售技巧和职场攻略,被职场中人奉为宝典。

## [上期回顾]

俞可可让谢正陪她去上海玩,可是事态发展有点出乎谢正意料,俞可可似乎另有目的……

## 职场小说

“不是说好到上海来玩玩么。”谢正尴尬地把头扭向一边,两个人之间的特别气氛,让他不知道说什么好。

“谢正,我也做了大半年销售,听过也见过,已经不是当初刚刚毕业的小姑娘了。”俞可可也扭过头去,数着外滩那些泛着繁华光彩的高楼大厦,不看谢正一眼。

两人离开咖啡馆,随着城市夜晚喧闹的人群,慢慢地走在江边。

两个人默默地望着脚下滚滚的江水,谢正忽然感觉手背上有一滴水珠在慢慢地滑落,他忙转头看向我,来看着我,可是现在……”俞可可说到这里,已经哭得蹲在地上站不起来。

“可可,你到底怎么了?”谢正明白这次真的很严重,自己还从来没有看她哭过。

“我那么相信你,还以为自己爱上了你,每天都在等着你来约我,来看看我,可是现在……”俞可可说到这里,已经哭得蹲在地上站不起来。

“可可,别哭,到底怎么了?”每天都在等着你来约我,这几个字像大锤一样重重地砸在了谢正的心头,自己真的是太少和俞可可在一起了。

“我知道,我知道现在这样的社会,这样的环境,你也是和大家一样。可是我接受不了,尤其接受不了你去找小姐……”俞可可哭得浑身抽搐着,无法站起来,“你们都一样,都一样,大家都是一样的。一屋子的嫖客和贪官,这不是我想要的,我努力做到最优秀的人,就是想摆脱这些,这不是我想要的。”

俞可可忽然声嘶力竭地喊着:“我什么都可以接受,就是不要和嫖客、贪官生活在一起。”这撕心裂肺的声音直接穿破了谢

正的耳膜,刺入脑海的最深处。“你这么想太偏激了,哪能一屋子的嫖客和贪官呢,谁教你的?又是你那个好朋友章帆?”谢正小心翼翼地拉她的手。

俞可可强忍着忍回了自己的泪水,自言自语道:“对,是我叫你陪我到上海来玩的,大家要一起开开心心的才对。”她拿出纸巾轻轻擦干了自己的泪水,又拿出小镜子补了补自己的妆。她自顾自地挥手拦了一辆出租车,谢正也尴尬地跟了上去,坐在了前排。

两个人来到一家酒吧,借着酒精的刺激,疯狂了一夜。

第二天中午,谢正醒来的时候,俞可可已经收拾好了行李,坐在床边,无比清醒地看着他。

“我的飞机票比你早两个小时,我们就此分手吧。”谢正还没有从醉酒的头疼中反应过来,这让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数日后,饭桌上,新天的经理们都客气地轮流和谢正喝酒,这不禁让他暗自叫苦不迭。因为,不知道自己这次能在长沙呆几天。自从在上海和俞可可分手后,他一心想解决掉师娟,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师娟因为负责对外联络,所以也就自然而然地坐在了谢正的身边。

谢正用他惯用的伎俩,不断地用小动作试探师娟的反应,时不时上面用肘顶一下她膨胀的胸部,下面轻轻踢一脚她的高跟鞋。师娟一边老练地和大家周旋着,一边暗暗地把这些招数一一化解,让他没有讨到一点便宜。

但是谢正也知道这种暗示足够明显,师娟并没有给出拒绝信号,今晚应该是个下手的好机会。

酒足饭饱之后,大家一一告辞,谢正有意说自己要打车去商

业街转转,自然而然地捎上同方向的师娟。

“你想去哪里转啊?”师娟有意坐在出租车的前排,避免和谢正挤在后面。

“听说岳麓书院很漂亮,不知道夏娃愿不愿意和亚当一起去看看啊?”

“别贫了。现在已经很晚,岳麓书院关门了。现在是秋天,你倒可以自己去橘子洲头看看,那里很美的。”师娟给了一点点机会。

“我也不认识路,你们长沙的司机还欺生。你就帮个忙,把我送到底。不过,不知道你回家顺不顺路。”谢正知道自己必须小心,一步也不能着急。

师娟听到谢正居然真的要自己去,想了想说:“也还好,那我就送你到湘江边上好了,那里有座桥可以……”

师娟一边指挥出租车拐向橘子洲,一边在讲解着那里的历史。

“对了,打断一下。最近我听说上海的 MBI 市场部有名额空出来,不知道你有兴趣么?”谢正打断了师娟对橘子洲历史背景的描述。

“哦,是么?”师娟一听,来了兴趣,把头扭了过来。

到了地方,师娟也一起下了车,两个人很有默契地走在了一起,谢正自然也不会提她要回家的事情。两人转过了颂橘亭,再游枕江亭,说说笑笑,就已经玩到了深夜。

“我们不睡了,爬到山顶上,等着看日出好不好?”越来越兴奋的师娟提议道。

晨风中,两个人紧紧地坐在一起,等待着晨光乍现的那一刻……

当晨光一点点出现在长沙的地平线上,谢正看着师娟越来

越朦胧的双眼,手紧紧地搂住了她。

“快看,太阳出来了……”谢正说着回头向师娟望去,欣慰地发现自己终于把她给熬睡着了。他小心翼翼地扶着师娟上了出租车,直奔酒店而去,一路上祝贺着自己终于打胜了体力战。

在酒店的床上放躺了师娟,谢正也困得不行,可是为了能坚持到最后一刻,他还是坚持假装和衣睡在了椅子上。

师娟睡了一会儿,起身靠在了床背上,迷离地看着他:“你怎么还睡在椅子上,真的假的?”

“我不想乘人之危。”

“服了你了,真能装,过来吧。”师娟用手拍了拍床边。

谢正明白这回不需要再坚持下去了,脱掉了西服和领带,把师娟搂在了怀里。

广东的标书如期发了出来,六千万的广东移通,牵动着所有人的心。午饭后,谢正和周成两个人在会议室里静静地等待广东开标结果。

会议室的电话声打破了这死一般的寂静。周成一把握抓起手边的电话,谢正远远地看着,心里祈祷着,如果广东输了,等于宣判湖南赢,因为赢取湖南变成了 MBI 的唯一选择,很多事情都好办了。

“什么,全输?普惠多少钱?你再再说一遍?啊,他妈的不可能吧……”周成表情大变,直接在电话里就开始骂人。

“啪”的一声巨响,周成使劲地摔了电话,又“啪”的一声,狠狠地一拳打到桌子上。

“你相信么?普惠报价比 MBI 整整少一百万,剩下的一毛钱都不差。”周成愤怒地说道。

“什么意思,只差一百万。”谢正一时没反应过来。

“他妈的,有人漏价格。”

原来普惠比 MBI 的投标价格整整低一百万,剩下的数字一点都不差,甚至是个位数。明显是普惠知道 MBI 的底价,当场嘲笑了一把。

MBI 在移通全国连拿两个鸭蛋以后,谢正明白,湖南已经不用操心,这目前是所有人唯一的选择,国顺昌和 James 相信也不例外。大佬们既然比他还急,他跟着打伙风就好。

广东丢单以后,每天谢正都能收到各个部门咨询湖南项目进展情况的电话和邮件,他都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推却了,为自己捞个清闲。和自己设想的一样,师娟用手拍了拍床边。

谢正明白这回不需要再坚持下去了,脱掉了西服和领带,把师娟搂在了怀里。

这天,谢正正在培训课上学习美国最新发布的新产品,手机上俞可可的号码又开始跳动了。谢正离开会议室,接起电话。

“喂,我是俞可可,你说话方便么?”俞可可的语气好像有点不对。

“哦,可可,我在公司呢。方便,什么事?”谢正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俞可可一直对他不搭不理,在自己的内心中,她已经被翻过去了。

“我,我在医院呢,我大出血。”俞可可气无力地说道。

“啊,怎么了?你稍等。”谢正忙找个无人的角落。

“今天上班的时候,我出了好多血,现在在朝阳医院呢。医生说是宫外孕,要做手术,我找不到章帆,你能来一趟。”俞可可的语气中坚持着那最后一丝的骄傲。

“我马上到。”

# 二战后,日本人为何处心积虑奔赴松山

7



余戈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65 年前,即 1944 年的夏季,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7000 余名中华男儿用生命和鲜血攻下了滇西的松山,用最惨烈的方式消灭了那支野兽般的军队,创造了抗战史上中国军队首次歼灭一个日军建制联队(团)的辉煌胜利。65 年后,同为军人的余戈用最艰苦的正面进攻的方法啃下了这场战役,他以“微观战史”的方式,详实地记录下了松山战役中日双方真实攻防的全过程。

## 纪实文学

### 为祭奠日本士兵亡灵,他们奔赴松山

公元 1974 年,即中日邦交正常化第二年,第一批日本人获准访问了中国的边陲城市昆明。这些日本人向当时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提出一个不合时宜的要求,希望允许他们到滇西祭奠日本士兵的亡灵。这个要求被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据说全体日本人当即失声痛哭。

1978 年,原侵滇日军第 56 师团第 113 联队补充兵、日本每日新闻记者品野实,办理了赴中国的护照。但受当时形势所囿,他仍未获准允许去滇西地区。他此行的目的是为死在松山的日本兵写一本书。

这时,品野实得知原日本驻缅甸大使馆参赞宫泽作太郎曾乘飞机飞越松山上空的消息,就想从他那里了解一点从空中看到的情况。宫泽作太郎曾在 1976 年 1 月应中国邀请,从仰光经昆明去北京。飞越怒江的时候,他在距地面 7000 米的中国民航飞机上找到了松山的准确位置。尽管是在空中,但作为日本人,在战后见到松山,这是第一次。

不久,由原日军“缅甸战友会”组织的一个所谓“慰灵访华团”再次来到中国。与那段历史有密切关联的 11 个日本人,第一次进入了云南。可是,他们仍未能得到允许由昆明再往西行。

1979 年之后,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云南,但当时云南对外开放地域限定在昆明以西三百多公里的大理市。日本游客愁眉不展,莽莽苍山好像一道厚重的历史帷幔遮断了他们的视线。他们仍是要到滇西祭扫日

军亡灵的。

据品野实后来所写的《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一书所载,这些日本人从遥远的滇西战场拿来了泥土。回国后,这些泥土作为“灵沙”分给了阵亡人员家属。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日本人终于可以打着“旅游观光”的旗号,源源不断地奔赴滇西,来到松山。许多耄耋老耆也不远万里赶来,在这里如丧考妣。有人问他们何以如此,他们回答:“这里有他们的战友。当年他们如何亲朋好友爱。”

你们亲朋好友爱,为何昔日对待中国人那样残忍?他们躲躲闪闪的回答是:“我们是军人,军人……”

### 费尽心机搜寻日军遗骨

60 多年前,侵华日军在滇缅战场遭受重创,有数万日军遗骨散落在缅甸和滇西各地。60 年后,日本人实现了祭奠的愿望后,他们就盘算着将日军遗骨收集回去。

他们首先在缅甸打开了局面。从 1975 年开始,日本人用金钱铺路,在缅甸打通种种关节,在各个战场都修建了大大小小的“慰灵塔”和纪念碑,不论原址上已盖酒楼还是居民房,皆重金买下做祭祀之所,甚至,为战死缅甸的 800 多匹军马也立了纪念碑。

从 1980 年至 1990 年期间,原日军“缅甸战友会”成员先后 4 次以旅游者身份来到云南,打着“日中友好恳谈会”的旗号,企图从民间收集日军遗骨。松山、龙陵的老百姓,几乎都听说过县外事办公室的人讲日本人为寻找日军遗骨而“悬赏”

的事,据说交换条件是:一具尸骸换一辆轿车,一根腿骨或手骨换一台彩电。没有人为此动心。

那么,那些遗留下来的日军遗骨到底在何处呢?据龙陵县史志办公室陈景东先生介绍,1988 年至 1989 年,当地政府曾组织人力在松山一带收集了一些日军遗骨和遗物,当时的目的一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二是史志办需要收集相关资料和物证。之后,这些遗骸和遗物被装在约 20 个木箱以及 40 余个陶罐内,一直放置在龙陵县志办公室的仓库内。2005 年龙陵抗战纪念馆落成,又搬迁到新建的抗战纪念馆内。

那么,昔日在滇缅战场交战的日本是如何对待阵亡人员遗骨的呢?

日军在中国阵亡者,战争之初祭奠规格很高,一般是在战事告一段落后,将阵亡者尸体烧制成遗骨,举行大型“慰灵式”祭奠,而后运回日本,送入东京的靖国神社。随着战事惨败尸骨成堆,就采取军官割一条臂或一只手,士兵割一只手或一个手指,放在一个专用的“化学燃烧罐”上烧制成遗骨的办法。中国军队反攻时,节节败退的日军脖子上仍挎着白布包裹的骨灰盒同行;除非遭到惨重失败不容及时处置的情况,一般不丢弃阵亡者的遗骨。一位中国远征军军官称,他们最后打下腾冲城东北角,日军除了几个活的,其他死尸垒成一人多高的垛子,一个月下来,上面爬满白蛆。一户腾冲居民光复后回家,发现自家二楼堆满日本骨灰盒,每个盒上放着手表、钢笔、书信、奖章等。这显然是收集好准备后送的。那户人家又惊又怒,一炬焚之。

可以想见,如果不是战争惨

败,日本人是不会如此狼狈的,而战后的几十年,他们费尽心力地弥补这个缺憾。

### 松山上,关于中国远征兵的传奇

关于松山战役,日本方面的撰述比我们国内多得多,虽然这场战争中他们只活下来十几个亲历者(包括战俘和逃出者),但几乎每个人都留下了回忆录;作家、研究者的作品更多。他们能跑几万里路来到中国滇西拜,谁能挡住一个民族的精神活动?

我们也应该认真地拜点什么。在国内,关于松山已有种种传奇。

**传奇之一:**松山战役开始,一个中国远征军士兵奉团长命令,将三位牺牲战友运送掩埋。士兵将尸体拉到后方掩埋,绘下掩埋位置草图交给军需官就返归部队,战役结束随部队到了内地,后转往台湾。

老兵重游松山,凭吊埋葬英烈的墓园已是 40 年之后的八十年代。但三位阵亡兄弟并没有迁葬这里——军需官把那张草图遗失了。老兵凭记忆开始寻找临时埋葬点,要使三位弟兄返回建制。墓园阵亡将士按部队建制排列安葬。当年没找到,第二年继续找,终于找到了埋葬位置。开始挖掘时下着淫雨,一对当地的中年夫妇路过,了解原委后,帮助一块挖掘。但什么都没有发现,只是看到部分土壤颜色呈褐色,老兵深感疑惑。这对夫妇的先生解释:云南是红土地,酸性很大,赤身掩埋 20 年以上尸骨已经化了。老兵在中年夫妇协助下将埋葬三位弟兄的一包红土捧送到墓园,了却心愿。第三年,老兵又返回,却心三位弟兄立墓碑,顺便拜访感谢帮助过他

的那对中年夫妇。在这一年里,多年不育的那对夫妇一胎三胞,生了三个儿子。老兵得知老泪纵横,自语:对不起弟兄们呐,让你们委屈了,四十年之后才来找你们……

**传奇之二:**战争结束几十年后,走滇缅公路经过松山的司机们到这里都屏息静气,当地人都传说每当黄昏或者阴雨天,仍然能听见山谷里传来厮杀声枪炮声。

滇西保山市“金水阁”酒店老板杨建明,每次路过松山,他都停下车,在路边静坐片刻,为阵亡将士点一支烟。十余年后,杨建明做生意成功,他寻找到 100 名活着的滇西抗战老兵,资助他们每人每月 100 元生活费。从 2004 年至 2007 年,共捐助 30 多万元。

**传奇之三:**2005 年 7 月,在中国人民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之际,原中国远征军第 11 集团军参谋长成勋将军的儿子、旅居美国的成彦邦先生一行回国来到松山。他们在松山一路捡拾地上的小石块,都用签字笔工整地整地出腊迹、大哑口、子高地、滚龙坡、长岭岗等地名。返程登机时,装着石头的行李超重了 19 公斤,而每公斤需增加 15 元费用。成彦邦的夫人陈紫薇女士笑道:“这些石头十分珍贵,价值无法估量。”

据了解,成彦邦是要将这些在炮火多次翻覆下顽强生存下来的小石块带回美国,在自己主持的中国抗日战争讲座上以松山石作实证,宣传松山战役的艰苦卓绝和惨烈悲壮,让每一块松山石敲起警钟,让华界同胞不忘国耻,弘扬全民族团结举国一致的抗日战争精神,为振兴中华贡献力量……